

《苦惱之力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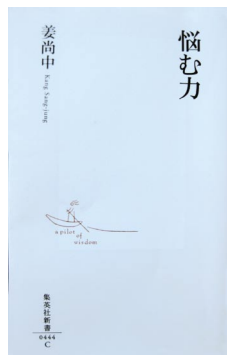
姜尚中的心靈處方箋

林宜和
◎ 旅日文字工作者

1950年生的東京大學政治研究所教授姜尚中，在日本文化圈和輿論界是一位舉足輕重的人氣學者。姜尚中原來取日本名「永野鐵男」，是在日本出生長大的第二代韓國人。他在上早稻田大學時參加韓國文化研究會，第一次走訪祖國韓國，從此改回本名至今。由成長至求學研究的過程，姜尚中一直在韓國和日本兩個國家的夾縫中掙扎，面對自我認同問題的苦惱。如今他越過焦慮中年，自謂已經進入一個新的境界，有餘裕回顧自己的心路歷程。姜尚中的近著《苦惱之力》，是引用影響他人生觀最深的兩個人，即夏目漱石和馬克思韋伯的著述和思想，闡釋他獨樹一幟的人生哲理。這本在日本歸類為「教養新書」部門的小書，迄今已經暢銷逾50萬冊，是2008年日本數一數二的话题書。

首先應予澄清的是，本書並非姜尚中的自傳，而是他本著知識人憂國憂時的情懷，試圖打開日本社會苦悶現況的心靈處方箋。這個說法看似誇張，其實不無緣由。原來日本進入21世紀之後，貧富懸殊加劇。一方面有人不擇手段向錢看齊，另一方面有人對工作和前途完全失去意欲。在心靈上缺乏精神依靠的現代人，有的追求占卜或靈異體驗，有的則迷失在網路的虛幻世界裡。姜尚中觀察到，日本社會在20世紀不斷向前衝刺，可說是「躁的時代」。進入21世紀，日本的發展陷入飽和停滯階段，無疑開始「鬱的時代」。其實資訊越發達，文明越進步，自由越擴張，個人的心理狀態就越孤獨。這種時候，人不免對生命的存在意義產生懷疑。姜尚中認為，夏目漱石和馬克思韋伯是兩位非常擅長「苦惱」的大師，他們無論在作品、著述或是私生活裡，都認真面對自己的苦惱，拼命思索心靈上的困境，進而運用他們超人的智慧，把思考的結果融入一部部小說、自敘傳和學術論著裡。這兩位大師分別藉由文學和社會學，在姜尚中的人生歧路當中，帶給他極大的慰藉和啟發。姜尚中認為這是一種「苦惱之力」，即苦惱產生的力量。用我們中文的說法，或可說是一種「苦中生智」的哲學吧。

《苦惱之力》除了序章外，內文共分9章，依序是「我究竟是什麼？」、「這世界唯錢是問嗎？」、「人是無所不知的嗎？」、「青春美麗嗎？」、「信仰就能得救嗎？」、「人為什麼要勞動





呢？」、「世上有永恆的愛嗎？」和「爲什麼不能死呢？」，都是用自我設問的方式標題，只有最終章「唯老則強」是自勉式的標題。雖然上述標題看似冷硬說教，其實內容平易淺顯，尤其隨處引用漱石的名著，令讀者容易進入情況。

夏目漱石誕生在1867年，即明治時代的前一年。他的一生正逢日本明治維新，全力引進西方思想，也是個人主義開始唱行的年代。漱石的小說主角，前期作品有詼諧樂觀如《少爺》，後期人物卻多具內省人格，如《心》裡頭的「先生」（即老師），終生爲年輕時背叛友人的經驗所苦，最後選擇自戕。這部小說看似晦暗，其實道出個人的自我和自尊膨脹過大，築牆自保，無法對他人敞開心靈，就會陷入絕望的孤獨。「先生」最後留下遺書，對第一人稱的主角自白他人生最大的秘密，解開長年的心結才離世，未嘗不是跳脫個人主義的窠臼，最後關頭闡明了「自我」存在的真諦。關於金錢觀，看似與漱石八竿子打不著的韋伯，其實和漱石生在同年代（1864年生）。這位被譽爲20世紀最偉大的社會學者，生逢歐洲跨入資本主義的全盛期。他認爲資本主義起源自禁欲的清教徒，因爲勤儉而至富。他並非反對物質，而是反對資本主義氾濫產生的腐敗和不平等。事實上韋伯家境富裕，自己也身受布爾喬亞階級的好處，卻對一夕成金的同類排斥厭惡。漱石本身則一直有金錢煩惱，雖然他在世時即地位崇高，卻家用浩繁，還不時有親友借錢，這些經驗他都很誠實的寫在自傳性小說如《道草》當中。小說主角健三悲呼：「這世上每個人都想要錢，除了錢以外什麼都不想要啊？！」似乎道出漱石本身的困惱。不過姜尚中強調的是，漱石與韋伯都在生活上適度的重視品味，並非完全背離資本主義。我們追求的，也正是這種掌握金錢，卻不迷失於金錢遊戲，自我訂定規範道德的生活吧。

對於知識、青春和信仰的理念，姜尚中秉持的都是過來人心情。他認爲年輕人操控網路自如，想要任何資訊即隨手可得，卻缺乏年長者的人生經驗和智慧，面對學問仍應謙虛。「青春」這個名詞現在看來土氣，許多人年紀輕輕就顯老成，成天計畫畢業後如何留學或就業。姜尚中不以爲然，覺得年輕就該有一些無謂的舉動和冒險，甚至發呆或空想。如果處處考慮現實，才無異是虛擲青春。漱石小說裡的「三四郎」既不成熟又不幹練，卻抱著一顆純粹的心，在都會裡徬徨，尋找自己，他代表的就是姜尚中所謂的「青春」。關於信仰問題，姜尚中本人是基督教徒，卻不鼓勵人非得信教。他認爲人最終唯有相信自己，才能求得平安。爲了相信自己，期間總是要不斷苦惱和思索，如果半途而廢，就無法得救了。漱石和韋伯都只相信自己的知性，他們的人生也等於和自己抗戰的過程，所以作品字字血淚，都是苦行的痕跡。

「勞動」在現代日本是一個很大的社會問題。沉迷於投機和一擲千金的生活方式的人雖屬少數，卻像韋伯所描述的「缺乏精神的專門家，沒有情趣的享樂者」給社會一種很偏頗的示範作用。另一方面，依靠家裡資助不肯獨立的成年子女不斷增加。漱石的小說《之後》描述的是布爾喬亞階級的男子代助，本來靠家產優雅渡日，因爲愛上友人之妻惹怒父親，被逐出家門，只有淪落市井，尋求微薄的工作餬口，體會三餐不繼的悲哀。漱石藉小說裡的代助描述勞動的現實，暗示人究竟無法活在虛無的世界。姜尚中更強調的是，即使經濟有餘裕，人還是得付出勞力才能得到別人的認可，也才能明白自己的存在價值。關於愛情，漱石與韋伯的現實人生提

供很好的例示。漱石和妻子鏡子並非世俗的恩愛夫妻，漱石經常在文章裡諷刺鏡子，給讀者造成「惡妻」的印象。其實漱石長年精神衰弱，又有7名子女，如果不是妻子支持照顧他，也不可能造就文豪偉業。韋伯除了妻子瑪莉安娜之外，另有不少情人，並非忠實的丈夫。但是他留給瑪莉安娜的傳世情書，證明沒有忽視妻子。愛情並非一成不變，而是因時因地因人而異的產物，唯有自己和對方不斷調適配合才能長久。「幸福」並非愛情的最終目的，不如說「愛情」是人生的一種試煉吧。至於「死」，無論是日本年年增加的自殺人口，或是近年偶發的無差別殺人事件，都暴露輕賤「生命」的社會病態。姜尚中認為，人最終還是得與他人交流，在和他人的相互肯定當中，才能理解生命的尊貴。漱石的《玻璃窗內》描述一名對人生絕望的婦人，向作家傾吐她不幸的遭遇。雖然作家也找不到支持她活下去的理由，卻還是鼓勵她勇敢面對人生。婦人離去之後，作家卻陷入自我矛盾的苦惱之中。小說提示的是生命當中有許多困境，唯有不斷的煩惱思索，才能尋找出口。勇於煩惱，也才能尋獲生命存在的意義。

《苦惱之力》的最終章「唯老則強」是姜尚中自己的人生感想。他最遺憾的是，夏目漱石和馬克思韋伯都在五十歲代過世，來不及對「老」提出他們的心得。不過姜尚中認為，雖然老人和小孩一般，都屬社會的非生產力人口，但是現代人長壽，其實老人還有許多餘力投入社會。不如發揮年輕時不敢有的衝勁，盡情做自己想作的事，說想說的話。他笑喻這是一種「擾亂社會之力」，唯有人生進入圓熟期的長者，才能不畏人言，也自然有境界和分寸。姜尚中在接受日本雜誌記者訪問時指出，日本領先亞洲國家發展，卻也先其他亞洲國家一步，進入沉鬱的時代。日本如何度過這個時代，可以給周圍國家造成示範作用。一個世紀前的漱石，生前面臨的也正是新舊交替的時代。雖然文豪的人生觀看似消極，卻以「有病說病」的態度，面對現實人生，在苦惱當中不斷尋求解答。姜尚中重提漱石，興起日本人重讀文豪名著的熱情。他尋求社會病狀處方的精神，也超越出身國籍，獲得普遍的感動和認同。

- 姜尚中（2008）。《惱む力》。東京：集英社。ISBN 9784087204445。